

意林  
轻文库



绘梦  
古风  
系列

050

# 灼灼繁花， 煌煌天下

①

别角晚水

BEJIAOWANSHUI

著

天生孤傲的少主岳冷渊，莫名将“小玉钩”弄丢了？  
这一次，他召集人马，  
势必要找到媳妇！找到宝物！找到身世之谜！

江湖三大门派暗流涌动，一群热血少年踏上征程  
用每一滴实打实的血泪向世人证明：

**煌煌诸天，我为王！**

天涯海角  
追寻『小玉钩』  
谁是谁的此生心之劫  
谜团重重  
惊现『不思珉』  
幻境内外山月旧曾谖

意林  
轻文库



绘梦  
古风  
系列

灼灼繁  
花  
煌煌天  
下

①

别角晚水

BIJIAOWANSHUI

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· 长春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灼灼繁花, 煌煌天下. 1 / 别角晚水著. -- 长春:  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8.3

(绘梦古风系列)

ISBN 978-7-5585-2156-0

I. ①灼… II. ①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10986号

## 灼灼繁花, 煌煌天下①

ZHUOZHUO FANHUA, HUANGHUANG TIANXIA (YI)

---

出版人	刘刚
总策划	安雅 张星
特约策划	师晓晖
责任编辑	吴强 王婷 孟健伊
图书统筹	鹿鸣昔
特约编辑	崔馨予
绘 图	清茗
书籍装帧	胡静梅
美术编辑	赵艳红
作家经纪	卢晓凤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字 数	300千字
印 张	7
版 次	2018年3月第1版
印 次	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印 刷	北京嘉业印刷厂

---

出 版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	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0431-85678573

---

定 价 24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, 电话: 010-51908584

## 本册简介

### 门派

**慕颜洲：**享尽天时的神秘门派，其居住地宛如世外仙境。门人以女子居多，武功博采各派之长，行事我行我素。

**一粟海：**有百年历史的大派，以匡扶天下泽被苍生为主旨，医术和幻术双绝，被视为当今江湖最权威的名门正派。

**长离宫：**于地下建宫，美轮美奂，门人通晓奇门术数，尤其擅长用毒，诡谲不羁，被视为邪魔歪道。

### 人物

**岳冷澜：**慕颜洲少主，清冷又毒舌，有着世间最耀眼的皮囊和最不堪的身世。

**离睢：**岳冷澜心头的月亮，绝色无双，命途多舛，身份成谜。

**阿箜：**身份神秘的绿衣女子，自称是长离宫普通门人，却武功奇高，爱慕岳冷澜。

**莫青璃：**江湖人称“羽衫观音”，慕颜洲洲主，抚养岳冷澜长大，对岳冷澜感情复杂。

**汐回：**岳冷澜的师妹，慕颜洲乃至江湖上医术数一数二的女子，温柔和顺。

**唐似漪：**主动为一行人寻找“不思珉”提供帮助的陌生女子，敌友难辨。

**紫宸游：**太极末代公主，整个故事由她和她的“不思珉”而始。

# 目 录

楔子·笄礼	001
第一章 昔年有明月	007
第二章 谁解绿罗裙	029
第三章 忽梦少年事	043
第四章 白衣动萱城	063
第五章 有女颜似伊	075

# 目 录

第十章	第九章	第八章	第七章	第六章
谁情深如诗	何必称抉择	共你赴鸿门	山月旧曾谙	谁是谁的劫
179	139	119	105	093

楔子·笄礼



煌煌天下，诸国星罗，各怀珠玉。

海天之间，有国曰“大极”。夜郎自大的大，盛极而衰的极。

大极与其他千千万万的国家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唯独有两件顶顶骄傲的珍宝，他国莫可一争。

一是繁花灼灼的春色，二是不可方物的公主。

如果见过大极的春天，这天下便再无一景可分得一缕春色；如果跪拜过大极的公主，就能知晓，比春色更盛的是她微勾唇角时的涤荡魂魄。

大极仙羨元年春，一支羽箭破空而来，斜斜插入月生殿的紫檀窗棂，回声在殿内轰然作响。不多时，有白玉般的小手支起窗，满天朝霞掩映下，是如花如月的容颜。

如果不是铮铮铁蹄动地，踏碎大极的万里疆土，这原本是一个多么明媚的春天啊！

素来不知愁苦的小公主此刻也没有叹息，她微微瞥了眼没人窗棂的羽箭，缓缓踱回梳妆台前。

铅华、口脂、花子、额黄……她面无表情地对着镜子细细描摹，仿佛察觉不出自己的手颤抖得有多厉害似的。

“啪嗒”。

有什么东西滴在螺子黛上，未及晕开，便已不见。

终归，还是太小了啊，极力压抑着伤心，指甲几乎要嵌进眉笔，却还是管不住眼里的水雾。

明日，她就要及笄了。可她的父皇母后已双双殉国，那过继而来的





名义上的弟弟被叛军褫夺了太子封号，带着一众亲随死士，不知流落到何处去了。

国之将倾，昔日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小公主被遗忘在锦绣琳琅的寝宫里，夺宫的号角声越来越近，她想，她大概不会有明日了。

殿门被狠狠撞开，发出震耳的钝响，她闭了眼，掌心早已被汗濡湿，却依然强撑着仪态端坐在椅子上。她是大极唯一的公主啊，生来便比星辰更为耀眼，即便死去，万物皆可作殉，唯独公主的尊严，不可以。

幼年时，她的父亲常抱她在膝头，点点她的小鼻子，说：“清安啊，等你及笄那一年，朕就把年号改成‘仙羨’，让这天上的神仙也羡慕朕的小公主，好不好？”

她不叫清安，清安，是父亲继位初始便定下的年号。

是怎样的万千荣宠，才得以年号为封，或许，她福泽太厚，折了寿数。

她没有等到神仙，只等到了漫天烽火。

脖颈间并未如她料想的那般传来剑锋冰凉的触感，取而代之的是握住手背的细腻温暖，她微睁了眼，在看清来人之际，终于忍不住酸涩了鼻尖。

皎如玉树的少年喘着气，十余年来第一次不顾君臣之别地握住了她的手，他拉起她，目光哀凉，满是恳求：“公主，快跟我走。”

大极建国以来最年轻的少府，时年十八的岳荒，现下，他是暗夜里唯一的光彩。

她突然有些恍惚，想起他们这些年来，最亲密的一刻，也不过是青稚懵懂时，她藏在树间，故意把叶子摇落，抚琴的他无奈抬头，迎上她的目光。彼时，二人都是浅浅一笑，不知为何而笑，只知一切都是刚刚好。

原本，他该在她行笄礼之后，成为她的驸马的。只是，上天并未给他们细水长流的时间，就像一曲清音尚未奏响，琴弦便戛然而断。

他握紧了她的手，看着他一身白衣早已破损得不成样子，她想，武艺平平的他从尸骸遍地中逆着敌军的鼓点而来，该是经受了多少艰难困苦。

大极残存的兵士还在殊死顽抗，喧嚣声隆隆而起，她分不清敌我，只是本能地心头乱颤。她摇摇头，轻轻道：“我是大极的公主，我不能逃。”

岳莞咬了牙，哑了声音：“公主，我求你，跟我走吧，就当是为了我。”

她抽出手，身子有些站立不稳，却在扶住桌案时触到了什么，下意识地抓住了。

惨叫声响在耳边，她木然地偏头，月生殿前又添了几具新尸。再僵持下去，谁都走不了。

她的指尖暗自摩挲着攥在掌心的物什，忽然回了神，冲他莞尔一笑。

她同意跟他走了！他欣喜非常，拉着她转身跑出殿外。旌旗散落，血流满地，他无暇顾及，只是本能地跑着。他的耳边，只有他和她绵长的呼吸，活着，就好。他断断续续地告诉她，他父亲在世时曾说过，月生殿有密径与后山相通，出了山门便是民间烟火，他们大可隐于其中，抛却荣华，做一对普通的眷侣。

他看不见，在他身后，她笑着点头，眼角漾开大片大片的水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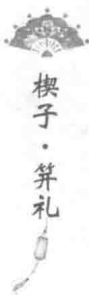
一切都是那么顺利。他们交握着十指立在一道石壁前，壁上有仙子秉烛夜游，烛火凹陷处，是一个明显的机关。他松了口气，刚想带她一起旋动机关，却见她似失了魂魄，一动不动。他没来由地一阵心悸，温声问了句“公主”，她不应声。

他顺着她的目光往下看，只见她一双精巧的绣鞋沾满了血迹，不禁胸口一痛。她该是吓坏了吧。他俯下身，想替她拭去鞋上的污迹，却被她止住。

他正想宽慰她几句，敌军的车马声已越来越近，他有些急了，拽住她冰凉的手，道：“公主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先出去再说！”

她却似乎依旧神游在外，只定定道：“岳莞，你叫一声我的名字吧。”

他怔了怔，第一次，极生涩又极珍重地唤她：“宸游。”



一直以来，他是少府，她是公主，她和他，隔着高高的金阶，遥遥相望。他知自己是天子属意的驸马，也幻想过在和她琴瑟和鸣的日子里，他能名正言顺地唤她的闺名。

却从未料想，会在此地此刻。

她笑了起来，眼睛眯起，像一双透亮的小月牙，在他失神的刹那，她一只手揽过他的脖子，把头靠在他的肩上，与他笨拙又亲密地相拥，另一只手则在同时悄悄按动了机关。

岳芜不知，他今后还会爱上多少女子，他只知道，永生永世，都不可能忘记她的这个拥抱。如此青涩，却又如此温暖，如此的，令人心醉神驰。

恍惚之中，她身上的幽香还未散去，清冷已在同一瞬牢牢地攫住了他的感官——有什么坚硬的东西被她塞到了他的口中，几乎是立时，他感受到了莫大的恐惧，即将永远失去她却无能为力的恐惧。

他被公主不费吹灰之力地推开，此时他已动弹不得，洞内石转墙移，一道古旧的岩门轰然而下，他蓦地睁大了眼睛，却只能看见尘土在她周身掀起，她向着他轻轻挥手，唇角微动，依稀说的是：“对不起。”

对不起，我可以为了你跟你走，却必须为了国家去死。总得有一个人为了国家去死，太子已经逃了，我是大极唯一的嫡亲血脉，责无旁贷。

我很懦弱，没有会集残部卷土重来的胸襟和耐力，何况百姓积劳已久，当权者，于心何忍？倘若我与你做一对寻常夫妻，之后的千百个日日夜夜里，国仇家恨会纠缠得我透不过气，我死于梦中便罢，何苦连累你？

敌军攻入的震天响动，被隔绝在迅速坠落的岩门外。

生生死死，顷刻间都归于无尽的黑暗和沉寂。

不由控制地陷入沉睡之前，岳芜最后想的是，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？

原来这洞是封死的，岩门落下，不过是留出了个只供一人躺的余地，

是的，只供一人。

我早该猜到的，不是吗？连我父亲都能知晓的密道，身为帝女的你，岂会不知？

从答应跟我走的那刻起，你不为求生，只为赴死。

你要我衔在口中的，是只出现在传说中，可生死人、肉白骨的不思珉，是吗？

无人可断言不思珉是否确有其效，只因无人拥有，而你，却把唯一活下来的可能，留给了我。

大极月生殿羞杀万千星芒的小公主，我的月亮。

仙羨元年二月廿三，大极覆，清安公主紫宸游薨，时年十四，未及笄。

第一章

昔年有明月



地霜初融，冷月未散，镜眠山间，有烛火星星点点。

这个早春的清晨除去死一般的寂静，本没有什么特别。

天地如此浩大，烛火掩映下，这座矮矮的坟冢如此渺小。

有人立在坟前已经很久。那是个身形窈窕的蓝衣少女，她容颜算不上姝丽，却清雅得如一汪水。

她一言不发，只死死盯着碑上“挽溯”两字，若非知晓这不过是个衣冠冢，她不知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。

少女紧了紧拳头，转身却不慎撞进了一个坚实的怀抱里。闻到并不算陌生的味道，少女嫌恶地抬头，瞥了来人一眼，将他狠狠推开。

来人看形貌是个年纪稍长些的俊朗男子，他张了张口，正要说些什么，少女却嗤笑一声，袖中微动，手上立时便持了双短剑。她似乎对他毫无顾忌，目不斜视，飞身而去。

她自是有去处的，那地方，隐在这镜眠山中，举头青黛染苍天。

不多时，她便在一道绿得近乎诡异的林障前停下。这道林障隔开了她的目光，她却能想见，另一头，春水碧于天的湖面上，必有浮光点点。

她还未来得及出声，已有两名持剑女子拦在跟前，冷声道：“汝姑娘请回。碧海青天不是姑娘想进就可以进的地方。”

她一声不吭，径自往里闯去，两名女子边拦边道：“姑娘何苦为难我们？少主的脾气姑娘是知道的，若没有他的传唤让你硬闯进去，不痛快的可是姑娘自己！”

她有了些反应，垂目道：“两位姐姐，我确有急事要见师兄，你们

也有亲人，也该明白我的心情，恳请通融一二。”

两名女子不为所动，道：“姑娘昨夜已在这里碰了钉子，还嫌不够疼吗？”

她闻言喝道：“我找师兄，即便碰一鼻子灰，也是同门之间的事，几时要旁人来替我盘算？我倒想问问，你们是不是想尝尝我软烟剑的滋味，比比哪个更疼？”话音未落，那双短剑齐出，竟如灵蛇，干脆利落地将二女子的剑打落。

她们见状不再答话，也不再挪动一步。蓝衣少女见双方僵持，便沿着林障一面快走，一面喊道：“师兄，求你见我一见！求你！我……我真的不是有意弄折月姐姐的碧桃的……昨夜事态紧急，你又不肯见我，我只能一路打进来……”

云在青天，四面除了少女的回声，依旧空空荡荡。

“师兄，我五岁入慕颜洲，十二岁之前，总共见过你二十七回。”她的声音向来柔婉，此时却带了股明显的执拗，“其中二十一回，是看你带着月姐姐到处玩，有两回，是晚上撞见你集露水给她泡茶喝，还有四回，是你专门来我这儿翻看各种医书，无一不是为了月姐姐的病……师兄，月姐姐在时，曾托我在你失意时照顾你，虽说那时她不过是玩笑，可六年来我无不尽心，既是如此……冷哥哥，你为何不愿帮我？”

“进来。”这是一个切冰断玉的声音，冷冷清清，淡而疏离，令人神思涤荡之余又平白生出了几分畏惧。那少女却顾不了那么多，只欢喜地推开两名女子奔了进去。

碧海青天大得惊人，远远望去，湖面上有几处随意点缀的莲叶天女散花般的酣卧着，微波荡漾处，小荷露了尖尖角。

少女拨开前方挡路的翠竹，仅走了几步，天色便暗了下来，有光须臾一闪，顷刻间便没人无穷无尽的暗沉之中。有风不断贴着少女耳边呼啸而过，她眼前几乎一片混沌，根本无法辨认方向。

奇的是，由远及近，似有竹音不绝如缕，不知出自何方，由何人吹

奏，离得愈近，竟愈觉得悠远。

蓦地，少女耳畔霹雳一声，只见一条长蛟自湖中翻滚而出，顿时卷地风来，白雨跳珠，碧水如天。

“九曲。”破开混沌的声音是从湖畔传来的，刹那间，像是梅尖于雪中绽开，天光骤现，寒过暖生。不过一瞬，那长蛟已迅速掉头，十分听话地没人湖中。

“师兄……”少女怯怯地唤了一声，不敢再上前一步。湖畔，有一人长身玉立，正懒懒弹去衣上水珠，缓缓转过身来。自他左手间垂下的，是一枚修长的竹叶。

雪树临风，玉山拔立。原来，有这样一种风华，可以从眉梢眼角蔓延到周身足底。这少年如玉砌冰凿，冷眉冷眼还带着一点点生疏不自然，却是恰好，仿佛这世上极美的东西依着他，都是恰好。

他看着不过十七八岁的模样，一袭白衣疏疏朗朗地衬着略少了些血气的眉目，那是如画的远山梨花。若仔细看，还能瞧见他那双清冷的眸子里，蕴着淡淡的紫色。他只需漫不经心地往那一站，便已成一阙绝妙的好词，吟者无不齿颊留香。

而此时此刻，他破纸而出，皎然风前，原来，世上最美的，不是女子。

“既有急事，还不过来。”少年身形未动，只淡淡道。

那蓝衣少女这才敢往前挪了几步，却仍是低了头，小心翼翼地试探道：“师兄，你……不生我气了？”

“我几时生过你的气？”

“你若不生气，为何昨夜我刚不小心折了月姐姐的碧桃，你就一扇子卷了风把我轰出去了？”她抬了头，分明是委屈的。

“汐回，”少年却无甚反应，道，“这并非生气，而是本能。”

汐回闻言，唇角微动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“你早该明白的。”少年的脸上，依旧看不到任何波澜。

汐回不敢离他太近，见他似乎真的未曾动怒，这才哀求道：“师



兄，求你帮帮我，我一定要为姐姐报仇！你知道的，我不是柳非暮的对手……”

少年倚了一棵梨花树，冷冷开口：“嗯，有意思。报仇，报什么仇？你又找谁去报？柳非暮吗？挽溯便是为他挡剑而死，如今你倒要杀了她以命相护的人？柳家的对头？那更用不着你动手，那群废物不是早已被柳非暮解决了吗？”

汐回眼睛一酸，几乎要哭了出来：“至少，我不能让姐姐的骨灰留在寒潭那个鬼地方！那儿不是她的家！师兄，你曾在寒潭和他交过手，知道那儿潮湿阴冷，姐姐怎么会喜欢！”

少年见她着实伤心，认真道：“数日前他只身来报挽溯死讯，不躲不避受我三招，断了两根肋骨，也算是个铮铮男儿。你姐姐为他而死，是心甘情愿，她被葬在自己恋慕之人的居处，更是死得其所。”

他似不习惯一下子说这么多话，一连皱了好几次眉。

汐回呼出口气，冷声道：“死得其所……好个死得其所！师兄，我们是同门，即便无情也当有义，你是少主，慕颜洲上下唯你是从，我今日所求，不就是你在师父面前的一句话而已吗？可你自那件事后，何曾把其他人和事放在心上？”

她话方出口便已后悔，不由得后退了几步。

少年没有看她，只扫了眼四周，道：“如此，那我夜训九曲是为了什么？”

汐回有些惊讶，稍一思索后才喃喃道：“你知我多年未去寒潭，早已不识路……九曲……九曲便是你从寒潭带回的……”

少年还是副不怒不喜的形容：“你心里清楚，我不可能陪你去寒潭，若你执意要去，我不拦你，还可让九曲相助。只是，莫忘替我问那姓柳的一句，菱潭究竟身在何处？”

听到“菱潭”二字，汐回下意识地咬了咬牙，轻声道了句“是”。

她尚未把“是”字吐齐全了，却见少年微微侧身，指尖沾了些湖水